

〈悲歡夜戲〉

作者：陳幸蕙

是村腳廟埕上的野臺戲接近尾聲的時刻。

緊密的鑼鼓點子，卻仍如夏日西北雨般，急襲襲響在耳際——

嫌貧愛富的員外夫婦，終於接納了已成新科進士的準女婿。舞臺上，那位戴珠翠頭面、光鮮動人的花旦，正踩起細碎蓮步，輕風一樣，由眾丫鬟簇擁而出。織金的腰帶，一路上十分好看地翻飛飄起，閃著絲光的軟緞裙裾，漾出柔潤流麗的波紋；寬大曳垂的水袖則歌吟般，翩然悠然如待舉的羽翼——是踩在雲端的感覺吧？

因為那剛自瓊林苑聞喜宴中，蒙天子賞賜而回的狀元郎，正軟翅紗帽、一身紅袍、風姿颯爽地站在她對面。過去，她曾為他吃了許多苦，流了許多淚，忍受了許多煎迫委屈，如今，這一切磨難都成為過去了。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，已是逼到眼前來的事實，不再是一個虛無渺茫的夢幻；而放眼未來，那即將如潮水般洶湧而至的，是人人豔羨的浩蕩皇恩，是永遠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人生，似乎就這麼簡單、可愛，是苦盡甘來之後，一則甜蜜的公式……

然後，舞臺西側那位腰繫白毛巾的師傅，揚起手中鐃鉞，「哐嚓——」一聲，金光一閃，彷彿斬釘截鐵的驚嘆號，臺上的急管繁弦，倏然中止，臺下熱烈興奮的掌聲繼之爆起；纏綿一夜晚、才子佳人終成美眷的野臺戲，便在皆大歡喜的叫好聲中，堂而皇之地收場了。

群眾臉上浮起一層薄如清水的笑意，彷彿還沉浸在方才團圓吉慶的故事氛圍裏。那有著種種缺憾的現實，是暫時不存在了；一場喜劇，是一樁醍醐灌頂的快樂，是這樣一個明朗有月的夏夜裏，一次美麗的高潮。

於是，牽著憨孫來踮躅看戲的阿公、髻上簪有玉白茉莉的老祖母、挽起竹籃兜售一截截削皮甘蔗的小販，還有，剛洗完早就背著嬰兒癡癡守候在臺下第一線的小女孩，都跣著木屐或塑膠拖鞋，各自在清涼的夜色中，心滿意足地歸去了。幾個腳踏車偶然路過，卻不免興趣盎然，以一隻腳支地，暫且停車欣賞的中年男子，此刻用力一蹬踏板，也閒閒散散消失在稻香瀰漫的小路盡頭。

盞盞黃紙燈低垂的廟前廣場上，頓然空寂起來。臨時用木板、竹竿、布幔、鐵皮搭蓋在汽油桶上的簡陋舞臺，雖仍張掛著金碧山水、雕龍畫鳳的俗艷佈景，但因沒了角色的穿梭和鑼鼓喧騰的陪襯，立時失去依附般，

格外顯得荒蕪寒傖。倒是幾隻白晃晃的長管日光燈，猶兀自映照著舞臺上方幾枚金紙剪成的大字：

慶祝九天玄女娘娘千秋聖誕

舞臺左右則各懸掛一面垂著流蘇、略顯陳黯的旗幟，棗紅絲絨的底子下，白色的字跡還算神氣醒目：

明霞園歌仔戲全省巡迴盛大公演

理直氣壯的口吻，透著幾分自信，想必從前曾有一段輝煌風光的日子吧？

但這些專門在舞臺上搬演喜劇，酬神謝天、卻過著吉卜賽式四處流浪生涯的人，神明給他們的庇佑是什麼？生活給他們的報償又是什麼呢？如果，生活本來就是一齣戲，那麼，這些生活在戲中有戲、戲外有戲狀態下的人，臺前、幕後，戲劇、人生，這其中的界線，又要如何加以釐清？

我不禁想起野臺戲這似乎只屬於農業社會的大眾娛樂，想起那千篇一律；都落入喜劇窠臼的舞臺腳本，同時，也想起了方才那些如醉如痴、帶笑而歸的觀眾——從他們身上，我彷彿看見，過去古老中國大地上，那曾在悲歡歲月中，飽經憂患，但心地卻那麼善良，夢想卻那麼單純，性情卻那麼忠厚，對人生、對生命都那麼謙卑保守的廣大農民群眾的影子——為什麼，中國的戲劇，一向是喜劇多於悲劇呢？為什麼，即使是辛酸悲涼的故事，我們傳統的劇作家，也總慣於為它接上一個團圓快樂的尾巴，而落得人人都說「中國戲劇，熱鬧俗諺有餘，嚴肅深刻不足」這樣的話柄？難道中國人獨缺接受悲劇的勇氣和理解悲劇的能力？像「竇兒冤」、「趙氏孤兒」那樣獨闢蹊徑的例子，顯然是太少了，所以王國維在論中國戲劇時，也不免要深深感嘆：

「元曲為我們最自然之文學，明以後傳奇，無非喜劇。」

於是，做為一個熱愛中國文學的人，當我面對架上那一系列繡襦、紫釵、香囊、浣紗……等結局雷同的明代戲曲時，逐也不免常為之憾恨起來：中國那麼遼長的戲曲史，為什麼除了關漢卿，就幾乎再也找不出其他偉大的悲劇作家呢？

然而，在這樣一個夜空如此乾淨、明月如此皎潔無暇的仲夏夜晚，那

些看似頭腦單純、彷彿透過喜劇就能獲得莫大滿足的老實鄉下人，卻使我恍然洞見整個中國苦難眾生的縮影，而忍不住鼻酸起來。

——為什麼中國的戲劇，總是喜劇多於悲劇？也許，這一個令人落淚的文學課題，我們反不宜從文學的流變中去探索，而應自五千年的滄桑中去找尋答案吧？

因為，我們是在悲劇中接受磨練的民族：悠邈已逝的歲月裡，數不清的天災人禍，使得中國人的生活，已儘多磨折、儘多顛沛、儘多流離，換言之，儘多悲劇。逆來順受、千瘡百孔的數億心靈，實無餘裕，再次反芻苦難、領略憂傷了；當他們面對舞臺、面對戲劇，他們需要的事休憩、娛樂與撫慰，他們需要喜劇的滋潤、團圓的結局，來滿足幻想，來醫療受創的心靈，來彌補那永不圓滿的現實所帶來的缺憾；而不需要深刻嚴肅的藝術。

因此，看似單純的頭腦背後，其實並不是單純平坦的順境，而是坎坷多難的人生，是分多於合、悲多於喜、漂泊多於安定、憂患多於太平、烽火戰亂多於溫暖幸福的一頁中國人的歷史！

我走在蛙鳴咽咽的鄉間小路上，一面思索，一面仰望沉靜無與的夜空。不遠的山，此刻看來，似乎比起白天有著更近的距離，但那屏風一般，巨大厚實、墨黑穩重的山影，卻彷彿一尊端穆凝肅的守護神，守護著山下肥沃遼闊的平野，整齊劃一的稻畦，默然轟立的椰子樹，和紅甌瓦舍裡逐漸熟睡的村民。星星又低又亮，溫柔地俯下身來，最近的一顆，是滿月嘴角一粒清新細巧的小痣——這樣和平安詳的田園大地，那不正是幾千年來，安分守己、對世界別無野心的中國人所期盼的夢想嗎？

而哪一天，我們才能看到真正屬於中國人的喜劇呢？

我把雙手插進長褲口袋，向山下那盞等候我的燈火走去。夜風淡淡吹來，頰上是幾許濕潤的清涼：沒想到，一場喜劇，卻只看得到我滿腮清淚。

書名：台灣文學二十年集 1978~1998 散文二十家

作者：陳幸蕙

出版社：九歌文學書屋

出版日期：1988.3.31

賞析：

作者陳幸蕙。臺大中文研究所畢業，先後任教於臺北師專、政治作戰學校、北一女中、清華大學中語系等，現為專業作家。她的作品以散文為主，也寫小說與評論。文字清新細膩，真摯有味，傳達對人生、社會的關懷與熱愛。

陳幸蕙多次榮獲各種獎項，包括中山文藝創作獎（72 年）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（73、74 年）、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（75 年）、時報文學獎（76 年）、梁實秋文學獎（77 年）、中央日報文學獎（78 年）等肯定，並當選第十三屆十大傑出女青年獎（78 年）。作品並入選國、高中職及五專國文課本，成為很受年輕朋友歡迎的作家。

著有：散文集《群樹之歌》、《把愛還諸天地》（榮獲七十二年中山文藝獎）、《以一整座銀杏林相贈》。文學賞析作品《閒情逸趣》、《采菊東籬下》，評論《悅讀余光中·詩卷》，小說集《昨夜星辰》等。

〈悲歡夜戲〉是從一場戲為開場。我們說：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戲劇反映的就是人生的悲歡離苦。不同的是，戲演完了，還可以再來；而我們的人生，卻無法回頭。劇作家為人類寫劇本，我們自己寫自己的人生劇本。喜劇或悲劇，都是人生的一種樣貌。西方劇作家認為：人類從悲劇中，可以提昇自己的靈魂，淬鍊出崇高的思想情操。而中國缺少悲劇，喜歡大團圓的劇碼，那是因為千古來安分守己廣大的農民心中，對天地的一種滿足、感謝和敬畏的謙卑，即使千折百回的苦難之下，最後的結局也會是希望能夠圓滿的達成。這是與天地大自然融合協調下的圓融，這是多大一種人生智慧，藏人生悲傷苦痛於歡樂圓滿的結局中。

作者用一種悲憫的胸懷，由戲劇的演出觀察中，結合人文的精神，用細膩的筆觸，寫出千古歷史的動人故事。喜或悲，跨越時空，超越性別，悲歡之中，有著令人細細品味的生命脈動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請說說，你喜歡的一部「中國戲劇」作品和「西方戲劇」作品。
2. 你喜歡觀賞「喜劇」或是「悲劇」作品，為什麼？
3. 如果你創作一部戲劇作品，你會選擇「悲劇」或「喜劇」作為結局？